

書叢小科百

愛戀與扎掙的克扎爾巴

著 海 本 奧
譯 年 漢 陳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書 畫 十 八 卷

畫 卷 十 八 卷

畫 卷 十 八 卷
畫 卷 十 八 卷

畫 卷 十 八 卷

畫 卷 十 八 卷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書叢小科百

愛戀與扎掙的克扎爾巴

著 海 本 奧
譯 年 漢 陳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張

(97158)

百叢書 巴爾扎克的掙扎與戀愛一冊

The Romance that Balzac Lived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Ralph Openheim

原著者 陳漢年

主編者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巴爾扎克的掙扎與戀愛

一

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生於一七九九年三月二十日推爾斯城 (Tours)。他的父親巴爾沙 (Bernald Francois Balzac) 原是普通平民的後裔。他把他的名字改成巴爾扎克 (Balzac)，顯然是因為要提高他的社會地位。後來他的兒子雖然沒有得着什麼恩准，自己加了一個尊貴的介詞 D^o，完成了名字的變遷，也就爲着這種道理。

巴爾沙，在阿爾比省過了大半世卑微的農民生活以後，投入拿破倫的軍隊，不久就被擢爲軍需官。

許多認識他的人都以爲他一生將從此完結了。他漸漸老了，愛情是顯然地從他身邊過去了。

但是事實卻完全兩樣。誰都要驚奇的吧，這位五十一歲的老軍曹竟忽地做了癡情熱戀的主角；他開始向軍隊裏的美人追求了，這位美人的名字叫做勞爾·沙蘭比爾（Laure Sallambier），是一個上級軍官的十八歲的年青女兒。這可不是什麼非非的幻想，或是輕佻的獻媚，因為結果他們竟宣佈訂婚了。

爲什麼這位年青貌美的女子會拋棄了她的青春，追從着一個比她父親還年老的人，在她的朋友看來，實在是一個謎，就是後來她自己也認爲是一個謎。她在成羣的向他求愛的人當中，很可以選擇一個和她的美貌、地位更相稱宜的配偶的。偉大的拿破倫對於她的嫵媚竟也不能無動於中呢。據說他們當中曾經有過密切的友誼。當這位將軍奉命駐防別地的時候，勞爾立在洋臺上面，對着騎馬遠去的他揮着手帕；他去了又轉回來，和她親了一個吻。這場密切的友誼就從此完結了，這很使巴爾扎克遺憾——這位小說家時常誇耀着他母親曾經爲拿破倫所熱戀過。

巴爾沙後來奉命節駐推爾斯，就帶着他的妻子勞爾在那兒住下了。第一個孩子生下不久就死去，第二個孩子就是巴爾扎克。據說勞爾懷孕着他的時候，對於她自縛於這種庸碌小康的生活

很爲懊惱，日夜懷念着拿破倫，拿破倫簡直成了她的偶像——這件事，好多人認爲是很有意義的。

繼巴爾扎克而生的是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勞爾、勞蘭夏和亨利。因爲第一個孩子的夭亡，所以他們就把巴爾扎克和勞爾交給一個養母撫養着。因爲從小生活在一起，一到稍微懂事的時候，他們兄妹倆就自然而然地做了很好的伴侶，他們兩人間感情的融洽持久，正和 Gorge Eliot 在絲廠（Mill on the floss）裏所描寫的兄妹一樣。

從小，巴爾扎克就大大地感到愛的缺乏。他的求爲人鍾愛的慾望，求爲人撫念，爲人慰藉的慾望——他終身抱着這個慾望——永遠沒有滿足過。他的父親太老了，不會常常逗着他玩笑的，他的貴族化的母親呢，對待子女們又有她自己的理論，總是那麼冷峻嚴肅的，他說，他沒有一次接近她，心中不帶着一點恐怖。但是他早年的生活裏可也不完全沒有幸福。除去他妹妹勞爾這個伴侶以外，他也有時也遇到些過路的陌生，這些陌生看見了這個肥碩的，大眼睛的，真實地發射着熱情摯愛的孩子，都不由而由的摩撫着他，並且驚歎道：這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孩子呀！這時候，他是感到無上的快慰的。

八歲，在推爾斯受完初步教育後，巴爾扎克就到樊多姆進了一家高等學校。他在這兒過了六年悽慘的生活，這在他的小說 Lois Lambert 裏敘述得很詳細。這個學校的規則極嚴厲；平常學生是不准出校門一步的。巴爾扎克離開了家庭骨肉，很感到孤寂，不幸同學們又多嘲笑他表面上的滯鈍，沒有人高興和他來往，這更使他感到分外的悽涼。

學生們依着智力的強弱，分成優、中、下、劣四級。巴爾扎克自然是在「劣級」。教師們實在無法把功課灌進他那遲鈍的頭腦；他常常爲着功課不好而受着處罰。處罰的方法總是很嚴厲的，但是有一次的處罰卻是可感謝的呢；他給鎖在他的宿舍裏幾天，每天只有一點麵包和煉乳充飢。在這個「監獄」裏，他才有機會從這課那課厭倦的日常生活裏透出一口氣，而省視一下自己。……「在二十一歲前，」他在魔皮 (Magic Skin) 裏寫道：「我是屈處在專制的軛下，這個軛像修士會的軛一樣冷酷。」

正當教師們放棄教育他的時候，巴爾扎克自己教育起自己來了。他有着一股讀書的熱情——凡是在規定課程以外的書，他都愛讀。他犧牲了他的很少的津貼來賄賂圖書館員，常常偷偷

地借出書籍，偷偷地看完。他的心靈，經過這些所謂「違禁讀物」的灌輸，慢慢底開通起來；他漸漸的有思想了，他要發表他的思想了。這時才混雜地表露出他的天才，才慢慢底開發着那偉大的內在的「力」。

「優級」生有一個文學社，該社每學期要在學生中挑選一篇戲劇。巴爾扎克絲毫不自餒於「智力的低下」，決心要寫一個長篇詩劇，來博得同學的敬仰，他想，那篇戲劇一發表出來，同學們就要驚歎得拜倒在他面前……因此他就坐下來，寫了一篇漫無形式的史詩，結果呢，他卻成為全校的笑柄；他給人家取了一個綽號「詩人」，他那粗笨的詩句引起師生的哄堂嘲弄。

巴爾扎克，雖然深深地受着創傷，卻一點也不氣餒。他告訴我們道：「磨難與不正，給了我一種崢嶸的勇氣。」真的，那不但是勇氣而已。同學師長的侮蔑嘲弄反而使他對於自身能力堅信不疑，所以他後來遇到「優級」生對於他的努力加以侮辱的時候，絲毫不理會，連睫毛也不霎一下的。

好，他們既然不了解他。他也就不再允許他們拜讀他的大作了。這位肅然奮發的孩子現在又

開始寫一篇人生意志的論文 (Treatise on human will)。他握着筆，瘋狂地在紙張上沙沙地劃寫着，寫了又想，想了又寫。寫完之後，他謹慎地把原稿鎖在一個小小的盒子裏面，卻不料被一位教師發覺了。這位教師強迫他交出他的財寶，答應要給他一頓罪由應得的重重處分，輕蔑地把那篇論文看了一遍。

「哼！」他嗤了一聲。「原來是爲着這種無聊的東西你把正課荒疏掉！」

這就是他在樊多姆的生活，這種生活不久就破壞了他的康健。他的緋紅的雙頰變成灰白色了，他的兩眼紅腫了，他的身軀弱了瘦了。學校當局大爲驚訝，連忙把他的父母請了來。父母見了他，不禁大驚失色；就是一向很嚴肅的母親，這時也忍不住地把他鉤在手腕裏了。他們把他帶到家裏去了，他們並且告訴他將來決計不再送他回到那可恨的地方去，他真開心呀。此後有一個短短的時期，他享受了他時常渴望着的溫柔的撫愛。

鄉村的散步不久恢復了他的精力和氣色。他在推爾斯進了日校，在那裏，因爲他的父母時常以送他回樊多姆來恐嚇他，他着實進步了不少。

這時候他還很害羞，怕和別的孩子打淘，尤其是女子。當他妹妹勞爾——這時期中他唯一的伴侶——勸他和她的女朋友一同玩耍的時候，他總是嚴正地拒絕着，並且盡着一個十四歲孩子所有的斯文態度說道：「女人是沒有知識的——她們只懂跳舞！」後來，當他遇着戀愛失敗的時候，他常常反覆吟味着這句哲人的名言。

但是，勞爾卻是個顯然的例外。他把他一切的肺腑，一切的希望與雄圖，都告訴了她。他為她的同情和興趣所鼓勵，他的自信力更加旺盛了。他堅決地對她說道：「你看，我要成為偉人了！」時日遷苒，他常常對她說出這句話，一直到真的成為事實。

不幾年，巴爾扎克一家搬到巴黎，他父親在那兒得了個新位置。這時他家裏開始想到他的事業，因為他已經十七歲了。一向緘默着的他的父親，突然表示出意見來：他希望他的兒子學法律。巴爾扎克沒有反對。「我要做一個大政治家，」他對他的妹妹說道：「不管什麼，總之我要偉大。」

他因此進了法律學校，他受着政治野心的鼓動，對於功課竟這樣專心，三年內他就修完了課程，並且考試及格了。這時候，他的父母認識了他的天性，緊緊地督促着他，使他一步步的向目的地。

邁進。他所受過的這種嚴格訓練，在他的魔皮裏描寫了出來；他的錢只夠買書之用；他的寢室和他父親的自修室連通着，他每天必需九時睡覺，五時起身；他晚上是不准出門的，他惟一的娛樂——當他的行為是滿意的時候——是和他的母親、祖母一齊作紙牌的遊戲。

當他平安地快要功成圓滿的一剎那間，他忽然叛變了。經過幾年來的苦讀苦幹，他漸漸的認識了自己，認識了自己真正的要求和慾望。……當他父親熱烈地宣佈着他已經替他在一個有聲望的律師那裏謀了一個位置的時候，巴爾扎克暴躁地叫道：「我不幹！我不要做律師！我要寫作——不然統殺我好了！」全家爲之愕然。

巴爾扎克一家——具有同情心的勞爾除外——都擾動起來。他們威嚇他要把他逐出去，把他拋棄到街上，總之他們是不允許他沾污自己沾污家門的。但是他絲毫也不讓步；威嚇責罵，一點不能使他動搖。他繼續高叫道：「我要做一個著作家！」這場爭執繼續了幾天，起初是全家，後來只限於他父子兩人。老練的軍曹猛勇地進攻着，但是終於敵不過巴爾扎克的頑強，結果還是讓了步，雖然心裏不大甘願地。巴爾扎克有機會走上他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了。

但是這個機會，在得着他母親批准的時候，是很稀微貧乏的，真的！他們給了他兩年嘗試的時間——僅僅兩年——看他究竟能否在筆尖上有所成就，他們每年所給他的生活費，不足三百元。

——僅能使他不致挨餓而已。可是他卻很心滿意足；他所敢希望的就是這麼多呀。

數月後，二十一歲的巴爾扎克就住在一間價廉黑暗的閣樓上了，孤獨獨地，只有他的野心作伴。他一家其餘的人，因為經濟的關係，都搬到維勒巴黎斯的近郊去了。

他要想藉此博得聲威的一篇文藝作品是克倫威爾（Cromwell），他認為這是歷史上最精彩的一節。比他再堅決再自信的作家，實在不會有過。他寫給他的妹妹道：「我要我的悲劇成為人民和帝王的聖經！我一定帶着一個偉大的作品初登文壇，否則就死！」

這幾天他比較得快活些，因為他不是個好數學家，不知道他目下的生活遠遠地超過了他的財產，也不知道他那每年有限的津貼是飛快地耗完了。他在幾星期內塗完了他的悲劇最後的一頁。他認為這個悲劇一定可以和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相伯仲（那時浮士德剛剛發表出來）。他勝利地立在他的家人和幾個親切的友人面前，開始高聲朗朗地讀着他的原稿。

假使他曾經預料那篇戲劇一定能夠感動讀者的話，他倒沒有料錯呢。他們真的被感動了！他們起初以為他在和他們開玩笑，但是看到他的態度怪嚴重的，他們只有在驚惶無語中靜靜的聽着他。後來，他們再也忍不住那些陳腐的、惡濁的、和大部份沒有意義的詩句了，他們就叫他停止下來。

這裏的情節，比那篇瀟灑戲劇裏任何一幕都更加戲劇化些。巴爾扎克受着各方無情的攻擊——甚至他的妹妹也沒有原諒他。他像發了瘋似的高叫着沒有人同情他，沒有人了解他的作品。這篇戲劇對於他們太深了，太精緻了！他的父親和他商量着，把那原稿送給一位知名的批評家讀一下。巴爾扎克以為這樣的人一定會欣賞他的作品，就欣然地同意了。

這樣克倫威爾就送到一位年高位尊的文學教授的手裏了。他的妹妹勞爾告訴了我們下面的一段：

「善良的老教授在細心讀完之後，說道，克倫威爾的作者還是丟掉文學去獻身別的任何事業吧！」

「從一八二三年到一八三三年，一個天使扶着我，渡過了凶惡的戰爭，這件事，假使我不提起，那我就太不忠實了」——

致漢氏卡夫人書

巴爾扎克仍屹然無動於中他對他的妹妹說道：「我一定向前走去，不達到目的不止，將來總有一天，你會看見我被列於我國大文豪之林的。」他使得父母同意之後，又回到那小小的閣樓上而重新開始了。他突然發覺出他的津貼已經耗完，這實在使他驚惶不小，他母親決計用飢餓來威懾他就範，冷酷地連一個銅板也不肯多給他。在他的名著無神者的羣衆（*The Atheist's Mass*）裏，他把他那檻樓的境況生動活潑地描寫了出來：

「我忍受了一切：飢渴，金錢的缺乏，衣帽鞋襪的缺乏——一切貧窮所引起的最困苦面我都忍受過了。我在那閣樓裏向着我的凍僵了的手指呵氣取暖……我工作了整個冬天，我看見我頭

上發出的蒸氣和嘴裏呼吸出來的煙，昇騰着，正像在冰凍的日子裏你所看到的牛馬的呼吸一樣。我真不知道，一個人從什麼地方得來這種勇氣，使他能夠支持着這樣的生活。我是孤零零地，沒有援助，沒有一個銅板……但是……我有那種高貴的善感易動的靈泉，這種靈泉，常是一個強壯得能夠爬上任何山峯的人，在貧窮的泥坑中久經鍛練後的附屬品。我不能在我家人手裏取得什麼，除去規定好的區區津貼。這時候，我早晨只好吃一塊隔宿，或者隔幾宿的賤價麵包。我在這麵包上澆一點牛乳；這樣我的早餐只化兩個銅板。你是不難猜到的，我必需怎樣小心愛護着我的衣服鞋襪呀！我不知道，我們後來對於同志間出賣的難堪，是否比得上……看見一隻鞋子脫了線而露出腳爪的寒酸樣子，或者聽得大衣上的破布發出沙沙的聲音所引起的難堪。我沒有別的飲料，只有水……我有時自言自語道，難道我永遠不能吃一杯牛乳和咖啡了嗎……好，我帶着一般爲貧窮所鼓起的熱情工作着。我追求着豐滿正確的知識，這種知識可以使我個人發生無限價值，我審視着他日我從一無所有中掙扎出來時所要造就的地位。我耗去的油比耗去的麵包多；在那些艱強的夜裏，我在燈火上的化費，比在伙食上的化費多。這個掙扎是長時間的，頑固的，並且是沒有慰問

的。」

可是他的希望一點沒有減小。他繼續寫着他所認為偉大的名著，他不斷的從這家書局跑到那家書局，從這個編輯跑到那個編輯，但是結果總是給他一個失望。兩年試驗的時期完結了，他是怎樣感到悵惘呀。

他給招回家中，家人叫他以後需得服從他雙親的敦勸，雙親是知道他最適宜於那一種職業的。但是他還偷偷地寫着，依然下着決心，要把他真正的天才顯露給他們看。家庭的生活和他在閣樓上的生活同樣的淒慘——雖然形式不同——因為他所受到的只有辛辣的責罵和埋愁。

當他父親決定要他去找點什麼固定工作做的時候，——因為這好像是他唯一能做的工作——他再也忍耐不住了。

「假使他們把他們的黑暗擲上我的身來，那我寧願死去，」他寫給他的妹妹道，他的妹妹現在已經出了嫁，住在拜洛克斯了。「什麼，難道要把我扮成牛馬嗎？牛馬一小時跑三十圈或者四十圈，吃，喝，睡覺，都在規定的時候。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生活——同一事件機械的旋轉，永久的循環。」